

## 与晚风做伴

文 | 索菊丽



若白天是耀眼的太阳，热闹的喧嚣，那么夜晚，晚风初起的时刻，便是灵魂得以踱步的小路。我常常独自走在路上，习惯于与晚风做伴。

最后一节晚自习的铃声响起，伴随着同学们的欢呼声，暮色已经吞没了整个校园。走出教学楼，迎面而来的是带着凉意的晚风，风里夹着桂花的甜香，让人心旷神怡，我放慢了脚步，与晚风做伴。

放晚学的路上，风轻轻吹来，总能遇见许多温柔的时刻。路上，同学们讨论着吃什么，路过操场，能听到少年们打球的声音，汗水浸湿校服却毫不在意，还有一旁为他们投进三分球而欢呼的小朋友。这些细碎的瞬间，被晚风拾起，装进了我青春的记忆里。晚风吹乱了我的头发，也吹散了我一天的疲惫，它像一个倾听者，有时静静地听我的心事，从不打断，从不厌烦。这时，我喜欢自己独处，感受风的凉爽与舒适，我才能感到真正的自由和放松。它不像朝阳那样充满活力与激情，也不像正午那般不容置疑，晚风是温柔且充满疗愈感的，它见证白日辉煌的落幕，也陪伴着黑夜静谧的展开。

及至年岁稍长，课业也越来越繁重，吹晚风成了珍贵放松的时光。在无数个挑灯夜读的深夜，我看着那被铅笔画得杂乱

的图，视线也被那密密麻麻的数字模糊了，思绪被公式缠成乱麻，我便打开窗，探出身体。夜已深沉，白天的喧嚣沉淀下去了，此时的世界像一个巨大的安静的容器。风凉如水，毫无保留地洒在脸上，瞬间吹走了倦意与焦躁。我望着对面楼宇零星未熄的灯火，猜想那些窗后和我一样为前途奋笔疾书的少年，晚风在我们之间流动，仿佛在传递一种无言的共勉：看，你不是在独自战斗，这风穿越广袤的黑夜，也平等地抚慰每一位孤灯下的灵魂。晚风会一直陪伴我，走过青春每个路口，它会陪我走过整个高中生活，陪我走过人生的漫长路，因为我相信，只要有晚风做伴无论前路有多么坎坷，都能走得从容而坚定，它不指明方向却始终温柔地推着我，向前，向更深的夜色，也向即将到来的、崭新的黎明。

晚风做伴，它不言语，却以最朴素的方式教会我：真正的力量不在喧嚣中爆发，而在静默里扎根；不在疾风骤雨中彰显，而在绵长吹拂中沉淀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517 班学生)

## 我们在此相遇

文 | 全如意

我们都是中考顺利上岸的人，相遇即是缘，因为缘分，我们被分在了同一个班。我们在 25 班相遇了，在 25 班相遇的过程中，给我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回忆，我很怀念。

是军训时的团结，军训的时候大家都互不相识，但对视一眼就会想笑，我们有时会因为几个人做不好而全体被罚，一同在心里抱怨做不好的那几个人，但大家又不会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，直至现在我还忘不了，军训会操那天，我们在台下准备时心里格外的紧张，上台后，我们脸上十分严肃，没有了平时的嬉皮笑脸，我们喊着整齐的口号，踏着响亮的步伐，做着标准的动作，下场后我们脸上的严肃全消失了，虽然开场时有同学动作做错了，但我们都没有责怪，做错动作的同学，心里还有点自责，最后公布成绩时，我们班是倒数第四，但我们没有难过，没有遗憾反而庆幸我们班不是倒数第一。

是发言时得到的尊重，那次心理课上，作为组长的我在讲台上发言，刚开始的我有点紧张，可是看到同学们都没有吵闹，而是安静认真地听着，我的心里便没有那么紧张了，发言完后，我听到了初中从没听到过的掌声，很响，很响，而且我发言的内容很长，但还有同学记得我发言说过的话。

是上台做题时得到帮助和鼓励，那节课数学课，老师叫我和一个男生上台做题，还说要我们俩什么时候做完，什么时候下课，当时我心里特别紧张，因为我不会写这题，而且我还害怕同学们的责怪。这时那个男生跟我说：“你写第二题简单的，

我写第三题难的。”他主动跟老师提出和我换题，老师同意了，我手抖地解题，这时我听到讲台下同同学们的鼓励，我的手也不抖了，也成功地把这题解出来了。

也许是因为初中时班级氛围不好，而现在的班级氛围很好，总给我这样的感觉：明明才在这个班四个多月，居然比得过初中三年的班。而且初中三年的那个班不舍的只有那几个朋友，而现在不舍的是整个班，25 班虽然成绩不是好的，偶尔有点小摩擦，但我喜欢的是班里的团结、有集体感，大家都很好讲话，很好相处，不像以前的班那样冷漠无情，没有人情味，我们在 25 班相遇了，也注定我们要在 25 班分别，时间转瞬即逝，很快我们就要选科，选科后就要分班，但相遇的日子，比我在初中度过的每一天，都要开心，我们在此相遇是缘分。

在 25 班我能与你们相遇，真的很开心，也真的很不舍。虽然对于有些人来说，这些都没什么，是个正常的班级，氛围都是这样，可在我看来，25 班给了我一种不一样的感受，它让我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，还让我发现了很优秀的自己。25 班很好，好到用语言都形容不了的好，我到底要用什么方式，来表达对 25 班不舍呢，不如就用这篇文章来表达我的不舍之情吧。

我们在此相遇，我们在 25 班相遇！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525 班学生)



## 翻越那座山

文 | 罗梦瑶

血浓于水的亲情，是语言最无法说清的羁绊，无法诉之于口，无法翻越心里那道高耸的山。话语的爱无法跨越，但行动的爱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大山。在一个夏天，爸爸筑起了新家。有亲戚曾问我，是愿意离开这儿，去新的环境，还是待在这儿陪伴奶奶。我紧张得红了脸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，亲戚见我这样，没有再为难我，便笑着走了。但这件事却困扰了我好些时日，一边是父母，一边是奶奶。我实在是无法抉择，于是当时的我想出了一个自己认为完美的方法，在一周里有三天去和奶奶一起，剩下时间就待在家里睡觉。

奶奶门口种了银杏树，一到秋天，绿色的树叶就慢慢变黄，我认为处在黄绿之间的叶子最好看，奶奶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我当时阅读了一些书籍，偏偏和奶奶说银杏树是梧桐树，而奶奶每次都耐心地和我解释这两种树之间的区别，但我却总是犯这样的错误。在一个银杏叶都变黄的晚上，我和奶奶盖着一张厚重的被子躺在床上，我和奶奶靠得很近，沉重的呼吸打在我的发丝上。奶奶在黑暗中开口，“乖乖啊，现在你的父母爱你，但我一大把年纪了，没人爱我了。”这是奶奶第一次对我说这样的话。当夜，我没有回话，我也丝毫不敢有任何动作。在长久的沉默(五

六分钟)后，奶奶叹了一口气，翻过身去，不再有任何动作。而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，在不知睁了多久后，我鼓起勇气，在奶奶的脸上落下轻轻一吻。我睁着眼睛有多久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一个小时，又或者是五分钟。我只知道第二天门口落满了金色的银杏叶。

这是奶奶第一次跨越心里的那座山等着我投入她的怀抱，我却怯懦地后退，不敢跨越这座大山。奶奶那天晚上想听到什么，我的心里也很清楚。我无法诉之于口的爱，如果不去翻过那座山，可能再也说不了了。后来我终于明白，爱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，而是日复一日的奔赴。

银杏树的叶子，绿了又黄，黄了又绿。在这样的交替下，我已经上了高中。在上初中之后，我就一直寄宿在学校里。即使有了手机，也很少和家人联系，整天沉迷于游戏。在一次体育课中，我漫无目的地游走在校园里，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清香，还有鸟儿清脆的鸣叫声，我抬头寻找鸟儿的踪迹，却看到了黄绿相间的叶子。我心里已经默念出了树的名字——银杏树。而当一阵风刮过，几片金黄的叶子飘落，在看清之后，心里猛然一紧，感觉似有千斤重的石头压在心口，呼吸不上来。是银杏树，是奶奶和我说过的银杏树。我忘了银

杏树，也忘了奶奶。我怎么会忘了奶奶？

那一刻，我擦紧口袋里的手机，屏幕还亮着未拨出的号码——奶奶住院的消息是班主任悄悄告诉我的。风又起，银杏叶簌簌而落，像无数封迟到了多年的信。我忽然想起，奶奶总把晒干的银杏叶夹在旧书里，说等我长大再翻开，就能看见她藏进去的爱。可那本书，早在我搬家时不知丢去了哪里。

在这之后的周末，我和奶奶打了第一个视频电话，在电话里，奶奶在银杏树下，举了一片叶子说，“乖乖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银杏树又到了叶子黄绿交接的秋天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看一看叶子？也……看一看奶奶啊。”我强忍住眼睛里的酸涩，告诉奶奶，让她注意保暖，在这个寒假我就去看她，和她一起度过这个秋天的尾声。

有些话我要当面说，我要在这个寒假，翻过那座我曾经怯懦的山。我要大声地说出我的爱，说我是怎样的爱着奶奶。就在这个寒假，翻过这座山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306 班学生)



## 温暖的灯光

文 | 罗尧钟

外婆“很大很大”，大到可以填满我的整个童年……

夜晚，乡间的小路上覆盖着一层透亮的银纱，那是皎皎明月洒下的清辉。潮湿的石板上满是时光匆匆逝去的痕迹，仿佛不停地在诉说着乡村的“古往今来”。青翠欲滴的根根野草从石板间的夹缝生长出来，被水汽压得直不起腰，显得困倦又乏生机。蝉儿躲藏在草丛中发出阵阵鸣叫，偷偷聆听来往人群的脚步声，它们相互配合，演奏出一首乡村夜间交响曲。

外婆家就在这条小路的尽头，厨房的窗户上还透着橙黄色的微光。

外婆是个极其节俭的农村妇女，没有什么特殊情况，能不开灯就不开灯，但洗碗除外。头顶上的老式电灯泡将外婆的黑发照得金黄，擦得光滑如镜的碗中映着外婆慈祥的面容，连眉毛都清晰可见。不知不觉中，外婆已经将同一个小碗擦了三遍。幼小懵懂的我站在外婆脚边，仰着头看着外婆，问：“外婆，这只碗

为什么要擦这么多遍呀？”外婆回答我说：“我要让咱乖孙吃碗干净的。”外婆回答我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我，而是一直盯着她手里那已经擦过不知多少遍的小碗，碗里仍旧是她慈祥的面庞。年幼的我尚不知其中的深意，只知道，那晚的灯光很暖，很暖。

上中学后，因为学业的繁忙，我便很少回到外婆家。时光似乎将外婆认成了小路上的石板，在外婆的面庞上留下了月的刻痕，只不过，不变的是外婆那一脸的慈祥。

后来我渐渐明白，外婆擦的何止是碗？今夜月光如旧，我端起案头新沏的茶，杯壁温润——恍惚又见那盏老灯下，她鬓角的银丝与碗中光影交融，过成了最恒久的仪式。

中秋节的到来，让我有机会回到外婆家。夜晚的小路仍然盖着薄纱，蝉、野草仍显得生机勃勃，我不得产生了一种既亲切又有点陌生的感觉。在我们到之前，外婆早就备好了一桌子的美

味佳肴，那熟悉的味道仍旧不变，不禁让我“垂涎三尺”。在大快朵颐之后，外婆一如既往地端着碗筷走进厨房，头顶还是那一个老式的电灯泡。不同的是如今电灯泡将满头银丝的外婆镀上了一层金黄的头纱，脸上的皱纹清晰可见。我望着外婆出了神，不知不觉中，外婆又不知将那只碗擦了多少遍，当我回过神来，问：“外婆，已经很干净了，怎么还要擦这么多遍啊？”外婆回答：“咱乖孙的碗一定要干干净净的。”这次外婆没有盯着碗，而是看着我，可手上的动作却不停。盯着外婆的眼睛，里面映着橙黄的灯光，也映着我。我不禁鼻子一酸，知道了擦了无数次的碗充满了对我的无限疼爱。

那一夜的灯光，很暖，很暖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306 班学生)

